

草垛，渐渐消失的音符

□ 李云娥（湖南）



盛大、恢宏、忙碌的秋收农事谢幕后，稻草该上树了。

挑到田埂或山坡上的稻草，都支成三个“脚”立着。晒过几天太阳后，稻草越发金黄且蓬松软和，散发出一种好闻的自然草木清香，稻身残留的谷子引来众多麻雀啄来啄去。稻草干透后，就地在山上码成草垛。草垛像一个个大蘑菇，又像碉堡，成了山林中一树一树的诗。

码草垛时，要几个人互相配合，没技术的递草把子，有技术的就码草垛，另外还得要人负责运送稻草。选棵粗壮的大松树，草尖朝里，草根朝外，紧紧缠着大树。码草垛时，先码好草垛脚的模样，再一层层叠加，待加到一定高度以后，就爬上草垛，用脚在上面一遍又一遍地踩踏。随着草垛的增高，递草的难度加大，只能把草把子如投篮一样抛上去，刚开始还觉得好玩，扔得久了，手臂会感觉酸麻。渐渐地，一个草垛有了模样。最后的程序是做草垛顶，到顶时，草垛要做成屋脊似的上盖，以便雨水渗入。顶上踩紧踩实后，一个小丘似的草垛就码好了。

草垛若堆成歪斜的，须返工重来。如果码得不结实，一旦遇上风雨，草垛就有可能坍塌，或因漏雨而造成腐烂，最终前功尽弃。看似简单的事，却包含着大智慧，要蛮劲，也要巧力。码得好的草垛紧紧抱住大树，狂风吹不散，暴雨淋不进，草色金黄如初，不腐烂，不发霉。

一个草垛码好后，就可以歇口气缓缓。有人从裤袋子里摸出一个油纸包，捻一撮金黄的烟叶放在一张小纸片上，再吐几口唾沫捻紧，一根旱烟就卷好了。火光一闪，猛吸一口，旱烟去了一半，刺鼻的烟草味弥漫在空中，并伴随几声剧烈的咳嗽。另一边有人唱起了山歌：坳背脊见种辣椒，辣椒打花没几高，你要辣椒就摘两碗去，你莫拗坏我的辣椒苗。

草垛是乡村独有的景观，它们散落在房前屋后的树林里，村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取用。春季，多情的雨水飘飘洒洒，草垛旁边的地格外潮湿，最易生长野菌，菌子也格外壮硕。春天，如果不采一

次菌子，那不能算是个完整的春天。空山新雨后，草木犹如涂了一层猪油，绿得亮眼。泥土湿润柔软，各种野菌子东一丛西一堆地冒出来，像一枚枚五颜六色的图钉，摁在大山上。

夏日，草垛上爬满了豆夹瓜秧，开出一朵朵白的、黄的花，引来了纺织娘、俏蟋蟀、萤火虫，草垛成了一个热闹的舞台。到了冬天，多数树叶掉光了，山林显得空旷亮堂。一眼望去，只有松树绿得更深，树下的草垛也就特别显眼，这里一垛，那里一垛，绽放成蒙古包一般。

冬天，树瘦了，山瘦了，草垛也一天天消瘦下去。土砖牛栏里如冰窖一般，到处漏风，老牛躺也不是，站也不是。主人怕牛冻着饿着，每天从草垛上扯出一大捆稻草，有的垫牛栏，有的喂牛吃。老牛伸出长长的舌头，把稻草卷进嘴里。随着舌头上下左右不紧不慢地卷着，稻草一点一点被收进嘴巴。牛嚼得慢，嚼得很有耐心，像是细细品尝美味。有时候，牛卧在牛栏里，眼睛朦朦胧胧半闭着，忽然“咕噜”一声，一团草从脖子处蹿出并滑进嘴里，牛就继续不紧不慢地嚼，像推着石磨，慢慢磨着阴冷的岁月。猪虽然皮糙肉厚，但到了冬天也怕冷，猪圈里的稻草也得加厚几分。

寒风的口哨声吹得有点尖厉刺耳，从耳边吹过，耳朵红红的，麻麻的。草垛成了暖巢，老鼠在里面做窝。风刮不着，雨淋不到，闲了就咬稻草玩，窸窣窸窣地，把稻草咬成几厘米的小段。下雪了，粗糙的农家人终于可以放下手中的农活，玩一把城里人的风花雪月，草垛成了他们约会的最佳场所。女孩羞答答地递过去一双绣花鞋垫，或是一条亲手织的围巾，小伙拿出供销社买来的雪花膏、蝴蝶夹。在草垛的背风处，他们轻声说话，吃着瓜子花生，偶尔嬉闹轻笑。惊飞的野鸟扑扇着翅膀，呼地一声飞走了。朴实的草垛，不知道成就了多少朴实的姻缘。

如今的村庄，稻田依旧，而草垛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了消失的音符。

两地书（外二首）

□ 胡有琪（四川）

只寄一些甜蜜的口水话
浇灌你

我把一本书当创可贴
贴在异乡的伤口上
用文字疗伤

然后 用一盏灯挤出黑夜的毒
并沏一杯思念 独品
你的甜

并把你的文字都雕刻成一只只蝴蝶
在我的灵魂里放牧春天

灌木丛

太寂寞了
那蝉一开口
灌木丛的肚子更是饿得咕咕直叫

有只鸟钻进去探险
狼狽飞出来时瘦了一圈

还好 有片云掉进灌木丛
我用一首歌就把云钓了出来
只是身后的灌木都幻化成狼的眼睛
想把那片云撕得粉碎

那片云顿时心慌 突然就哭了

冬日有寄

我冷了的时候
才会给你寄一朵梅花

你给我寄来的雪花
我都熬成了茶
独品

有的时候
许多的怀念却无法寄出
我只好折价卖给一本书

父亲是一座山的高度
一根扁担的脊梁
直直的扁担
挑着挑着就弯了腰

山的截面是一个“人”字形
陡峭的两笔是行人的路
在上和下之间
完成一次人生的修行

父亲挑行的轨迹是一个“人”字
从一个山脚到山顶
再从山顶到另一个山脚
山的这边是碗厂原料车间
山的那边是碗厂生产车间

父亲肩上的扁担
一头挑着家
一头挑着厂
人生的台阶
使双腿的肌肉变得紧绷
来不得半点松弛
呼吸的节奏在加快
甚至毛孔也张开了嘴

汗水洒落在父亲的脸颊
洗不去脸上的疲惫
手上那张湿漉漉的毛巾
磨不平岁月的皱纹

完成一次修行
父亲回到山脚的老屋放松肌肉
母亲在父亲的肩上
抚摸那根扁担的重量
两条红红的印痕
映着母亲两条模糊的泪光

后来，碗厂被岁月淘汰
那座山也没有了路
父亲从山里搬到了城里
一家人过着城市人的生活
喧嚣的城市改变着父亲的生活

方式
但怎么也抹不去父亲心中挑山的深刻印记

父亲

□ 川泉（重庆）

达州晚报



都市慢生活
凤凰山

星期五
2024年12月13日

□主编：郝 良
□编辑：杨蕙菱
□美编：罗烽烈

巴山夜雨

邮箱：
3213456266@qq.com

07版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账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